

歷史與空間

四方街上風情醉

到過麗江古城的人，恐怕沒有不知道「四方街」的。

四方街位於麗江古城「大研鎮」的中心地帶，由古樸繁華的舖面合圍而成，故又稱「四方廣場」，面積約400平方米，地面由異常奇特的天然五色石鋪就，平坦潔淨，世所罕見。

四方街始建於宋末元初，相傳因世襲知府姓木，忌諱築上城牆後「木」字會變成「困」字，故而不設城牆。古城街衢以斯地為核心呈輻射狀佈局，形成若干條向外延伸的大道，每條主道都有巷弄相隨，構成四通八達，相互交織的網狀格局，交通十分便利。

四方街周圍的民居依山傍水，順勢而建，恍如一篇錦繡文章，起伏跌宕，搖曳多姿。房舍依然保持着納西族明清建築特色，即「三坊一照壁，四合五天井，走馬轉角樓」式的瓦屋樓建築模式，既突出視覺變換，又講究裝飾完美。這種兼有漢、藏、白族風味的納西民居小院，據說係木氏土司摹擬代表皇權的「知府大印」形狀所設計，拙外秀中，玲瓏精巧，被中外建築專家譽為「民居博物館」。

四方街的環境獨特，建築奇妙，市面繁華，街景多彩，委實令人着迷，但在不才看來，更迷人的則是四方街的人文風情。

我們在麗江呆了三天四夜，下榻的客棧（家庭旅館）離四方街很近，不僅出入必經，甚至閒逛也都成為首選。因此，四方街的人文風情可謂飽覽有餘。

四方街的人文風情，集中體現在極具特色的「街舞」上。

首先是「打跳」舞，又稱「含擺」舞，是勤勞智慧的納西族婦女的集體舞。據介紹，「打跳」舞源遠流長，如同舞蹈化石。

上午時分，明麗燦爛的高原陽光下，一群身着邊疆民族服裝的納西族中老年婦女，相約來到四方街。她們手牽手或圍成一圈，或列成一隊，合着整齊劃一的節拍拍腿踢腳，身體左右搖晃，載歌載舞。迎面看去，她們個個神情莊重，氣韻閒適，不見「口動櫻桃破，鬢低翡翠垂」的風月景象，更無一絲一毫阿諛奉承之類的浪俗之氣。從背後看，那縫綴在衣服上的「披星戴月」白色布標，彷彿跳躍閃動的星月，既是納西族古老民俗的展示，也是其女性善良勤勞的標誌，更是她們自信自豪的袒露。

觀賞納西族古老的「打跳」舞，很容易讓人想

起漢民族的傳統舞蹈「踏歌」。這種起源於漢代，盛行於唐時的舞蹈形式，表現的其實是民間的樂業風情。與古代漢族的「踏歌」一樣，「打跳」舞表現的也是樂業風情。它用肢體語言傳遞着思想感情，動人心弦，使其心旌搖動，不能自己。我看到，在濃郁風情的強烈感染下，包括老外在內的許多遊客都技癢如癢，紛紛情不自禁加入其間。

這種不分種族不分膚色，獨具地域和民族特色的「大合舞」場面，既融洽又熱烈，圍觀者愈來愈多，不一會四方街就人山人海，水洩不通了……

如今雖說多少年過去，但猶新之記憶讓我時常回味，在「家家門前流活水，戶戶垂柳拂屋簷」的「東方威尼斯」，四方街的「打跳」舞不僅是一道靚麗迷人的風景線，更是一篇內涵豐富，耐人尋味的好文章。

其次是「莊鍋」舞，又稱「跳莊鍋」。「莊鍋」本是藏族舞蹈，但隨着邊疆民族文化的廣泛交流，「莊鍋」也被其他少數民族的民族所接納或移植，如瀘沽湖畔的摩梭人就有圍着火塘跳「莊鍋」的習俗。四方街的「莊鍋」舞與摩梭人的「莊鍋」沒有本質區別，都是圍着火起舞。所不同者，一個是家人圍着火塘跳，一個是眾人圍着篝火跳（其實，我在瀘沽湖也見過許多摩梭青年是圍着篝火跳「莊鍋」的）。

四方街的「莊鍋」舞是眾人圍着篝火跳。入夜，廣場中央升起熊熊篝火，同時響起激動人心的樂曲聲，許多身着鮮艷服裝的青年男女，伴隨着音樂聲，圍着篝火翩翩起舞。他們之中既有土生土長的「土著」，也有萍水相逢與之所至的「外馬」。這種被稱之為「莊鍋」的舞蹈並沒有統一的節拍和步調，肢體動作的隨意性也很大，個性化十分突出，整體上則呈現出熱烈奔放的風格，非常適合熱血沸騰活力四射的年輕人。

四方街的夜景如詩如畫：天上，月光皎潔，繁星滿天，銀河浩瀚，蒼穹裡到處閃閃爍爍；地上，燈火輝煌，遊人如織，篝火旺盛，器樂迴盪。在這樣一種令人陶醉的氛圍裡，勁舞「莊鍋」的青年男女豪情滿懷，意氣風發，盡情抒發



四方街

網上圖片

着個人情懷，將如詩如畫的高原之夜點染得生機無限。熊熊篝火映照在年輕人洋溢着幸福的臉龐上，很容易使人捕捉到他們的內心活動。你看，小伙子們個個自信，姑娘們人人萬種風情，那可是青春綻放出來的絢麗之花啊！

夜色迷濛，宮燈點綴，我們悠閒地坐在街邊的條石凳上，饒有興味地觀賞着、品味着。眼前高原之夜的動人情景讓我不禁「老夫聊發少年狂」，驀然想起當年插隊時愛哼唱的《草原之夜》。遼闊靜謐的大草原深處，遠遠傳來悠揚的馬頭琴聲，那是年輕人呼喚愛情的傾訴，「美麗的夜色多沉靜，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聲，想給遠方的姑娘寫封信，可惜沒有郵遞員來傳情……」歲月滄桑，時光流逝，強烈的時空、畫面對比，令人一時感慨萬端！

四方街激情澎湃酣暢淋漓的「莊鍋」舞，給千年古城注入的是生命與活力，是朝氣和靈動。它既是古城旅遊的點睛之筆，也是古城風韻的神來之筆，更是古城文化的薪火之筆。它給遊客們展現無限風情的同時送去甜蜜，送去歡愉，送去鹿撞，帶來諦聽，帶來遐想，帶來浪漫，帶來神往。呵呵，借用一句時髦話說，置身其間，你想不孟浪都不成呢！

茶馬古道上的這座邊陲古鎮，曾經留下過無數動人的故事，倘若有興趣，你盡可以去《山坡羊》之類納西古樂裡翻檢，也可以到密如蛛網的小巷深處去探究，還可以到踏碎晨霜的馬蹄聲中去追尋，但是，她的風情究竟醉倒過多少行商坐賈，遷客騷人，恐怕就沒人討得良策周知天下啦！

文：張衍榮

書若蟬蛻

文：葉輝

乾坤霾漲海 雨露洗春燕

去年歲末至今，內地霧霾持續。從美國太空總署的一幅人造衛星照片所見，北京到上海，長達1200公里大範圍內，全被濃密的霧霾所籠罩，只浮現出幾座山頭，恍若霧中之島，真是怎一個「霾」字了得。

《說文解字》對「霾」字有此解釋：「霾，風雨土也。」《詩經》有《邶風·終風》篇：「終風且霾，惠然肯來。」「惠然肯來」其後轉義為迎客光臨之。然而，在古漢語中，「霾」通「埋」，在屈原的《九歌·國殤》中，指車輪陷地：「霾兩輪兮繫四馬，援玉枹兮擊鳴鼓。」故此，「霾」也引申為「埋藏」。

從「雨」的字，大多是形聲字，如「雲」、「露」、「霧」、「霜」、「霽」、「霖」、「霽」、「霽」等字，多與古人所認知的天象乃至占卜相關，但這個「霾」字既是形聲字，（從雨，狸聲），也兼及會意，此字從「雨」，「狸」既是聲符，亦兼容「埋」義（陷埋、掩藏），古籍有不少例子。

陳去病《歲暮雜感》詩曰：「所」以雄奇文，霾藏不出世。」「霾」意謂失去光耀，劉禹錫《因論·微舟》云：「景霾品而莫進，風異響而遏止。」「霾天」意指天空昏暗，酈道元《水經注》有《溱水》條云：「交柯雲霧，霾天晦景。」「霾」猶言陰沉，田藝衛《雨賦》云：「小曰霾，晦曰霾。」

「霾土」指塵土飛揚，王褒《九懷·陶壘》云：「浮雲鬱兮昏昏，霾土忽兮塵塵。」



霾

資料圖片

文藝天地

含羞草深藏矜持的美麗
布穀鳥送來第一封家書
靈動的江南笑赴春天之旅
浣紗的村姑在水一方
騰起一片詩意朦朧的漣漪
搖落一泓托紫嫣紅的花溪
穿越街巷走過過鄉村
蔚鬱的曠野瀾漫綠的芳馥
陽光拉着你的手
穿越街巷走過過鄉村
蔚鬱的曠野瀾漫綠的芳馥

紫燕繞過冬的背影
街來一束魂牽故鄉的饋贈
藍天劃過一道生命的驚喜
暖風撫摸顫慄的冰凌
幻成一條流動的五線譜
泉水汨汨亮出清脆的歌喉

致春天

詩意偶拾
文：俞慧軍

試筆

文：馮曉玉（華中師範大學學生）

半山紅葉半山秋

便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傅青主先生的讀書之所。推門進去，房內呈窳洞狀，空間雖小，然因處地高，故而清淨雅致，要勝一籌。從窗口向外望，紅塵飛不到，雲霧有來時，想來較之南陽諸葛廬、西蜀子雲亭，青主此居亦未必遜色。

洞前石壁上，傅山先生的遺墨和清光緒年間鑄刻的「傅青主讀書處」石碑猶存。原先曾誤以為這便是先生的「霜紅龕」了，至此才知，這裡是先生修築霜紅龕前，向寺中僧人所借居用來讀書之地，人稱「紅葉洞」。陳寅恪先生「霜紅一枕已滄桑」的詩句說的就是傅青主隱居此地時的光景。山房前是一棵孤松，瘦骨嶙峋，多是得自山中的涵養，頗有些仙風道骨的姿態。山風清颯，山氣沉寂，盤桓於松下，舉目望着蒼斜日，和着周圍的萬壑千岩，雖不能似淮南王劉安登雲仙去，卻也迴腸盪氣，有些飄飄然了。真也難怪得傅青主，倘若能在這樣的地方結屋讀書，聽風松下，那還要什麼高官厚祿、浮名虛譽呢？

太陽斜去，蒼然暮色已自遠及近，隔山遠眺，依見得幾樹紅葉颯颯起舞。想起從前讀顧亭林的《廣師》一篇，提及傅先生時贊曰：「蕭然物外，自得天機，吾不如傅青主」。先生的風骨不也正如這漫山遍野的紅葉一般麼，秋風愈老顯精神！

行了近千級的石階後，終於登上了山頂。放眼望去，登時萬頃紅葉驚地闖入眼簾，大片大片的深紅似起伏翻捲的波浪，層層疊疊地從遠處湧來。想起往日裡讀過白樂天的一句詩，其辭云：「似燒非同火，如花不待春。」今日入得山中，方才曉得古人摹物之切！望着遠近交映，爛如雲錦，燦若朝霞，看來《陽曲縣志》上的「暮秋霜降，滿山紅葉盡成朱紫」諸記載果真不虛。

一陣風過，滿山的紅葉仿若醉意微醺的女子，娉娉婷婷地搖曳着曼妙的身姿。有幾片調皮的，顛顛地掠過面頰，令人心旌搖蕩。不禁吟出誠齋《秋山》中的句子：「小楓一夜偷天酒，卻倩孤松掩醉容。」這哪裡是楓醉了，分明是人與楓同醉了。蒼山寒氣雖深，但立於這高林紅葉中，收天地於指顧間，心凝形釋，與萬化冥合，飄揚於日月之上，這大概就是柳子厚說的「悠然而虛者與神謀，淵然而靜者與心謀」了吧。

俗語云：天下名山多古寺。沿着嶮圍山南下，約行一刻鐘，再轉個彎，便到了多福寺。照《縣志》上說，寺院創建於唐貞元二年，唐末代大將李克用和後唐莊宗李存勖父子曾到過這裡禮佛朝拜。寺廟的規模不算大，然天王殿、韋馱閣、大雄寶殿等沿山而築，顯得屋宇軒敞，錯落有致。穿過藏經樓和文殊閣，是一間青磚灰瓦的禪房，設色清雅，造型古樸，這



紅葉

網上圖片

來鴻

辮子的花樣年華

文：翁秀美

路邊等車，見一年幼女孩兒，額前細髮披散，腦後短髮垂下，頭頂左右兩根羊角辮，髮梢軟軟的向四周綻開，像盛開的花，又像兩隻毬子，高高地立着，可愛俏皮。

女孩子的一頭黑髮，順溜、柔軟、清雅，飄逸，可任意妝扮出無限風景：或瀑布一樣垂下，籠住肩頭，垂掛腰間；或梳個蓬鬆小馬尾，用手帕輕輕打個結；若編作麻花辮，便有別樣的清靈純淨一點點透將出來。

辮子的美，就在那婉曲有致的一縷一縷中，閃着光，泛着亮，緞子一樣的質地，黑玉一般的神采。長辮嫵靜，短辮活潑，辮梢上繫了寬寬的帶子，大紅淺綠嫩嫩黃黃，別提有多嫵媚，若將辮子反鎖上去，綰一個橢圓，更有味道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李春波一首《小芳》，喚起無數人或甜蜜或憂傷的記憶：村裡有個姑娘叫小芳，長得好看又善良，一雙美麗的大眼睛，辮子粗又長……歌聲裡，一個美麗的長辮子姑娘出現在一幅久遠的素描畫上，伴着小河流水，伴着歲月流聲，令人難忘。電影《小街》裡，瑜的母親文革中被批鬥，瑜被剪了陰陽頭，寂靜的小街，夏遇到了瑜，以為瑜是個靦腆的男孩，瑜無助抽泣，說「我是個姑娘」，為實現瑜做姑娘的夢想，夏去偷戲班裡的髮辮。在他心裡，姑娘應該有長頭髮，應該梳辮子，應該很美麗地生活着。看鄉間妹子，儘管樸素不修飾，但有一條油亮

的大辮子，在腰際輕盈的垂着、甩着、窈窕着，便已動人之極。

讀紅樓，小芳官印象深刻。第六十三回寶玉生日夜宴，但見芳官：穿着一件五色紅青駝絨三色緞子斗的水田小袂襖，束着一條柳綠汗巾；底下是水紅撒花夾褲，也散着褲襠。頭上齊額編着一圈小辮，總歸至頂心，結一根鵝卵粗細的總辮，拖在腦後。小姑娘壽筵上細細地唱了一支《賞花時》，這時節飲酒玩樂，怎料到秋後的葉敗花殘，風流雲散，待弄了這繁華，剪了這長髮，歸了水月庵，那時，可還會想起這一段青絲萬縷的短暫歡娛？

或者這世間的美好，總是難駐。台灣女散文家綺君在《髻》中寫道：「母親年輕的時候，一把青絲梳一條又粗又長的辮子，白天盤成了一個螺絲似的尖髻兒，高高地翹起在後腦，晚上就放下來掛在背後。我睡覺時挨着母親的肩膀，手指頭繞着她的長髮梢玩兒……」年輕只是一瞬間，轉眼，母親老了，年輕的姑娘也老了……憶兒時，卻嫌時光長，撫着細軟的短辮子，不知何時長大，喜歡鄰家姐姐側頭編辮子的俏麗恬靜，下田幹活時，粗粗的辮子用夾子盤在頭頂，或將辮梢噙在口中，又很乾脆利落；後來，更多地凝望村裡奶奶坐在太陽底下就一瓷臉盆的水洗頭的動作，髮髻打開，現一把長髮，瘦弱的，黑中夾白，波浪一般，有一股清秀如煙落下，遙想當年的她有着多麼

茂盛的辮子，如今褪了顏色，散了光芒，卻一直陪伴到老，又未嘗不是一種生命之間的相守相依？

想來每個女子都有一份辮子情結吧，不燙不染，如清水芙蓉，風韻天然。林微因的少女時代，兩根辮子搭在胸前，辮梢上繫了蝴蝶結，笑靨清淺，眼底流波，黑白的影像背後，是另一個時空裡多彩的花樣年華。走在街上，偶爾有眼福遇一襲長裙子，一根獨辮子，隨身形而動，辮梢輕揚，揚起青春與陽光，又帶那麼一縷輕柔的甜美。

編辮子，是女孩簡單而溫柔的手工。無數靈巧的纖纖手指，執了木梳，掠過如雲烏髮，一下一下，梳得千順萬順，認真地，輕柔地，將滴翠的容華，流紅的日子緩緩編進，髮帶打上一個美妙的收束。此後，即便相隔再遠，即便盤了髮髻，留了短髮，變了白髮，也掩不住辮子在心底那光彩奪目的地位，掩不住曾經生動透亮的歲月，和歲月裡的純真少年時。



網上圖片

徵稿

文匯園開設青少年作品園地，歡迎各大中院校學生朋友踴躍投稿。
文體不限，字數600-1200字為宜。來函請註明「文匯園學生投稿」。
郵箱：bookwvp@gmail.com。